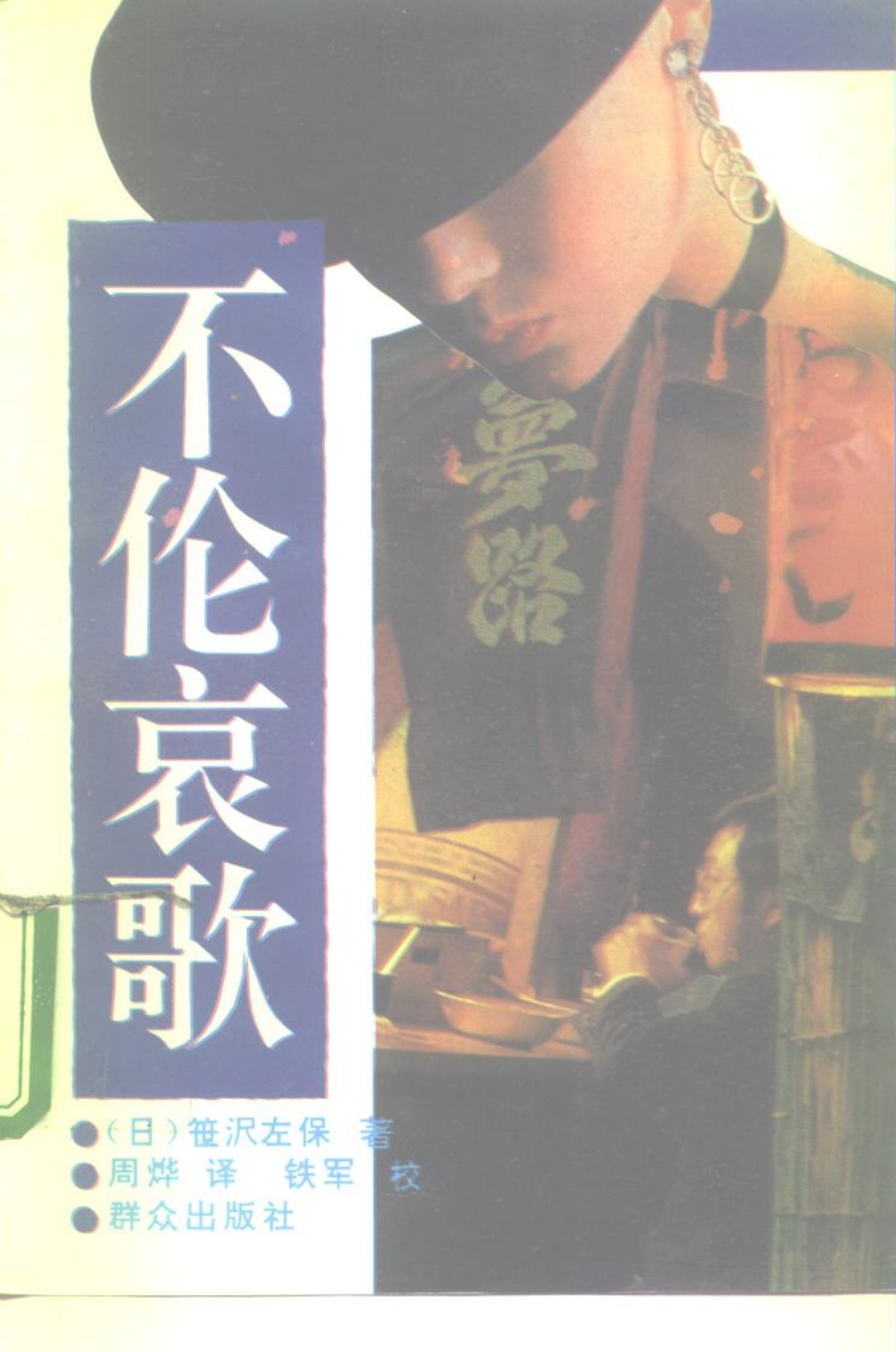




不伦哀歌

- (日) 笹沢左保 著
- 周烨 译 铁军 校
- 群众出版社

不 伦 衰 歌

(日)

笹 沢 左 保 著
周 焯 译
铁 军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不伦岬

笹沢左保著

本书根据日本光文社 1979 年版译出

版式设计:奚海娟

不伦哀歌

(日)笹沢左保 著 周烨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270-7/I·453 定价:9.0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内 容 提 要

专放高利贷的淑女金融公司老板黑柳千秋浑身是血惨死家中，警察向坊长一郎怀疑她的秘书小田切涉嫌此案。小田切出示了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当时他正与向坊的妻子由希子同居在福江岛的一家旅馆里。接着，与黑柳千秋关系暧昧的神秘男人北尾利一喝酒中毒死在家里，警方认为他为财杀人而后自杀，准备结案。只有向坊心存疑惑，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深究此案，挖出了与此案有关的多年前的一段风流孽债，查出了真正的凶手，而他自己却面对着意想不到的悲惨结局……

本书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笹泽左保的力作，悬念极强，栩栩如生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风貌。

目 录

第一章	九州惊梦	(1)
-----	------------	-------

第二章	东京疾风	(52)
-----	------------	--------

第三章	北陆黑夜	(108)
-----	------------	-------

第四章	四国彩虹	(177)
-----	------------	-------

第五章	五岛雾雨	(236)
-----	------------	-------

第一章 九州惊梦

那里住着一户人家，家中有一对夫妇。屋外寒风凛冽，丈夫和妻子的心里也是冷冰冰的。每当厨房的玻璃门被从缝隙中吹入的风吹得“咣当、咣当”作响时，夫妇的心也随之颤动起来。

酷似魔女狂笑的风声，听起来好象是在嘲笑这室内令人窒息的沉默。放在音响上的座钟滴滴嗒嗒秒针走动的声音，在这足以煽起焦躁感的寂静中，显得异常刺耳。

这是2月底的一个夜晚，刮着北风。天空中闪着星光，不必担心会下雪。但是，这种干燥的狂风显得格外凄凉，它不禁令人想起孩提时代，被大人

差使，冒风出门跑腿的那种孤独情景。

屋子里面很暖和。煤气炉烧得通红。鸟笼里的鹦鹉正烦躁地来回跳动，也许是室内温度过高的缘故，已经9点多了，它还不能安稳下来。

若是平常，鹦鹉这时已经睡着。为使它入睡，必须用浴巾将鸟笼罩住，使里面光线黑暗。但是，今天晚上，妻子由希子竟忘了做这件事。

房间若称为起居室，还嫌式样老些。八张席子大的和室^①里铺着地毯，兼作起居室和会客室。丈夫向坊长一郎坐在沙发上，妻子由希子隔着一张低桌，坐在扶手椅上。桌上放着两杯咖啡。

电视机关着。

漫长的沉默在持续着。自去年12月开始，这样的夜晚多了起来，迎来新年以后，也已经度过了五六个这种难熬的沉默之夜。而每经过一个这样的夜晚，都象是加深了夫妇之间的裂痕。

风在吼叫着。

“真寂寞啊！”由希子叹息着说。她并非想打破沉闷，只是发发牢骚罢了。

向坊长一郎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沙发边缘，仰靠在沙发背上，眼神黯淡地呆望着天花板。他本来就是個无视孤独、寂寞等情感的丈夫。

那种多愁善感的思想及文学表现，是与向坊的性格不合的，他不是不能理解，而是根本就不想去理解。用女人的眼光

① 和室——日本式房间。——译者注

来看他，说得好听一点，他是一位实际的、可以信赖的男人；说得难听的话，他便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丈夫。

也许是刑警这种职业对向坊的影响很大，向坊长一郎在位于东京都武藏野市的吉祥寺警署工作。因为他是刑警科侦查一股的刑警，所以，负责杀人、盗窃、纵火等案件的侦破工作。

在侦查一股里，当然不会有那种多愁善感、富于文学气息的刑警。况且，五年前，向坊在新婚时，还有一种与当时的气氛相当的宽容。身为刑警的向坊性格开朗、无忧无虑，是个有幽默感的人。所以，由希子也从未后悔同向坊结婚。

但是现在向坊变成一个相当固执、难以取悦的丈夫了。或许不是向坊人变了，而只是年纪增大了的缘故吧。在吉祥寺侦查一股里，向坊堪称一位老练的侦查员，去年向坊考试合格，晋升为警部补了。36岁就能升为警部补，这种晋升绝对不算晚。不过，相应地他肩负的责任变得重大了，操劳的事情也增多了。所以，如果向坊和五年前相比没有变化，那才是令人奇怪的事呢。

风仍吼叫着。

“无论如何也不想去医院吗？”向坊仍旧望着天花板，突然问道，一语打破了沉默。

“嗯。”由希子远远地瞟了一眼丈夫那毫无表情的面孔。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因为讨厌医院呗。不是说过好几遍了吗？”

“可是，不管你跟我说多少遍，我也不能相信啊！”

“不能相信？不信什么？”

“我看，你老说讨厌医院只是借口。”

“你准备连我也当嫌疑犯对待吗？”

“因为你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怎么莫名其妙啦？”

“老说因为讨厌医生，所以就不去医院。这哪里是随便说说就可以不去医院的问题呀。”

“可是，我……”

“对于夫妇来说，生不生孩子，可是个重大问题。”

“这道理我知道。”

“也许你是不想要孩子？”

“当然想要了。”

“那你为什么不努力？我都36岁了，你不是也28岁了吗？到了这种年纪，双方当然该为不能早点有孩子而着急了。”

“可是，岁数大了也罢，着急也罢，到现在还没有怀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呀。”

“那是人家做了一切努力以后才讲的话。你连找医生谈谈这种最起码的努力都没做。”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在医院作了细致检查，结果，既未发现有不能生孩子的原因，生殖能力也没有缺陷。这些已经搞清楚了。那是前年的事了。但是，你至今还不想和我配合。”

“因为我讨厌医生啊。”

“总象小孩子那样任性可行不通吧？因为医生已经说了，如果有缺陷，是在太太那一方。”

“讨厌的事情，不是怎么也没有办法吗？”

“你这一生倘若不能做母亲也就算了，说讨厌医生说得通吗？”

“我不找医生，该生就会生的。”

“你即使得了什么致命的病，也不打算找医生看看？”

“嗯，不找。”

“瞎扯！你在撒谎。你的腹部不是还有盲肠手术的痕迹吗？”

“那是姑娘时代，不在乎呗。”

“不要强词夺理了。你不想去医院的理由，恐怕是在其他方面吧？”

向坊长一郎这时才将视线投向由希子，是否是职业习惯另当别论，这是那种要把人看透的锐利视线。被向坊那样注视，由希子还是第一次。

“没有那样的理由。”

为抑制住惊慌，由希子不由得避开丈夫的视线。但是，她的表情变得僵硬，语调也生硬了。她听着风声，又陷入了孤独之中。

由希子不能怀孕这件事成为夫妻之间的问题，是从前年秋天开始的。向坊当时马上到医院做了检查和诊断，结果，医生证明了他生殖能力正常。

向坊曾经再三劝说由希子也去找医生诊断。然而，由希子总是以讨厌医生为理由拒绝去。

这件事，在夫妇之间吹入一阵冷风。从此，夫妇关系就开始不融洽了。从去年夏天开始，夫妇间的冷风演变成了裂痕。

那一道裂痕，在去年年底，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龟裂。新年以后，自然而然地双方都对性生活开始淡漠了。

问题出在不能生孩子，可向坊和由希子却因此回避性生活——这一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这已经超过了不能生孩子

的问题，或许说明夫妇关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由希子所说的讨厌医生，当然是谎话。正如向坊揭穿的那样，那是为不去医院而找的借口。为什么由希子不想去医院呢？无非是担心从医生那里得到决定性的诊断，过去的秘密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如果向坊允许由希子一个人去医院，事情就简单了。由希子只要装作去过医院，对向坊汇报说，医生说自己的生殖能力没有问题，也就了事了。那样的话，她很早以前做点手脚，就把事情解决了。

然而，向坊却一直打算和由希子一起到给自己做过诊断的医生那里去。向坊决定夫妇一同去医院，这样，他便可以和由希子一起听到医生的诊断结果了。

由希子无论如何也要避免那样做。因此，她设法将上医院的事情拖到现在，而且打算永远不去。

去年，由希子也产生过索性把一切向丈夫说明的念头。对由希子的过去，向坊了解一部分。她在婚前有位恋人，名叫小田切丈二，向坊对此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由希子 20 岁的时候，开始和小田切丈二交往，保持了两年的恋爱关系。两人分手后，由希子甚至产生过死的念头。当然他俩不是那种单纯的精神恋爱关系，这一点向坊自然会想象得到。

向坊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仍愿意同由希子结婚。新婚之夜，向坊也肯定觉察了由希子是习惯性生活的，而且，性生活经验在一年以上。

如果持续了一年多的性关系，那么，怀孕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即使向坊听说由希子曾经怀过孕，恐怕也不会

吃惊吧。

“虽然怀过孕，不过，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而且，运气很糟，手术后的状况不好，继发了腹膜炎。尽管未做开腹手术就治愈了腹膜炎，但医生却说：今后可能没有怀孕的希望了。”由希子想，“若这样坦率地讲清后，想必就感觉心净痛快了吧，向坊也因此会无可奈何地死了心，或许会转念抱个养子，夫妇间的裂痕大概也就会弥合了。”

由希子曾多次这样设想，但一到要对向坊说时，就怎么也张不开口，连半点勇气也没有了。而且，有一种固执的情绪在起着作用。原因之一就是既然已将其作为秘密一直保留至今，还是这样下去为好。另外一个原因是由希子曾多次对向坊表明自己想早点有个孩子。要是刚结婚不久时坦白，还算说得过去，几年来一直说自己盼望着怀孕这种话，到头来，自己承认有那样的过去，当然是说不出口的。

如果由希子当初就知道自己百分之百没有怀孕的希望了，或许她就会在结婚以前把那件事情对向坊讲明，但那时由希子一直不认为自己绝对不能怀孕。

当时，妇产科医生的说法是：今后也许没有希望怀孕了。作为年轻的女子，是不会相信这种话的，也并未产生这种感觉。由希子认定自己过几年有可能怀孕。

然而，那只是由希子毫无根据的乐观判断。结婚已经五年了，她毕竟一次也没有怀过孕。这是事实。现在，如果她接受医生检查的话，肯定会得出“由于过去做人工流产并发了腹膜炎因而再也不能怀孕”的诊断。

还是不能去医院。

过去的秘密，也不能对丈夫公开。

“趁这个时候把它弄清楚不好吗？”向坊长一郎欠起上身说道。

“把什么……？”由希子蓦地一愣，身体都僵固了。

“不管到什么时候，总是为去不去医院扯皮，这恐怕也不是办法呀。”向坊将咖啡杯子送到嘴边，向上翻着眼珠看着由希子。

“所以，你说要把什么弄清楚？”由希子低着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你不想去医院的真正理由。”

“你是说我没有真正的理由？”

“如果继续那样敷衍下去的话，不是就成为一块心病留下去了吗？”

“敷衍？你这么说可太过份了！”

“难道你不明白你自己的身体不能生孩子了吗？”

“说什么呀，你……”由希子不禁抬起头来。这次，她那狼狽不堪的窘态再也无法掩饰。她的面孔变得通红。原来那张洁白的脸在炉火的烘托下变得粉红，现在，更是红到了极点。

“而且，你的不育症，不是在你结婚以前就有了吗？”向坊呷了一口凉咖啡，将杯子放回到碟子，发出很大声响。

“那样的话请你不要再讲了。”由希子的表情变得慌乱了。

“说真话怎么样？”

“你至今还打算计较我的过去吗？”

“谈不上什么计较，正因为不计较，才想知道真实的情况！”

“我的过去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

“你又是敷衍，又是撒谎，根据常识来判断，这难道不是和

过去的男女关系有牵连吗？”

“对自己的妻子，怎么能轻易地说什么男女关系的话呢？”

“妻子想对丈夫彻底隐瞒的秘密，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不外乎都是男女关系方面的事。”

“男女关系什么的，请别说了！”

“那么，就说是和小田切君的关系吧。”

“讨厌！真讨厌！我真不愿意从你的嘴里听到那个人的名字。”由希子一边激烈地摇着头，一边不觉失声嚷道。

“你才计较自己的过去呢！”向坊叼着烟，用打火机点燃。

“过去的事情，你也好，我也好，都应该忘掉呀。而且，结婚都五年了，为什么还提起那个名字？”

“你还有秘密，恐怕是不会忘掉过去的吧。为了弄清那个秘密是什么，就要触及小田切君的事情。”

“讨厌！别说了！”

“你的不育症，大概和小田切君有关系吧？”

“别说了！别说了！那个名字，你不要再说了！”

“那么，说实话吧：小田切君和不育症有什么关系？”

“住口！住口！住口！”

“现在，有必要做手术，必须使用叫作小田切的手术刀。”

“明白啦！好吧，就那么着吧。我是不能怀孕的了。我的身体不能生孩子了！原因是做过人工流产手术。手术后，又得了腹膜炎！因此，医生说过：今后也许没有希望怀孕了。可是当时我才不信呢，所以，才和你结婚啊！大约在三年前，我才认为自己果然确实不能怀孕了。怎么样，这下可象你希望的那样说实话了吧！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想必你是满意了吧！”

由希子气乎乎地一口气说完。

话音一落，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一种空虚感，向由希子的胸中袭来。她强烈地意识到：向坊是有意使用激将法，激她说出秘密，她中了向坊的圈套。

她一恼火，就全部说了出来。但是，过后却一点也不感到轻松，心情也并未变得舒畅起来，反而却感觉到由于自己的坦白，夫妇之间最终拉开了一段决定性的距离。

向坊的脸上毫无表情。是他没有任何想法呢，还是不表示出来？不，没有任何想法是不可能的。只因为向坊平日就是一位冷静的男人。但相应的，他内心所承受的打击是可怕的。

由希子感到空虚、窘迫、郁闷。或许夫妇之间的裂痕已经扩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吧。她在厌恶自己的同时，还感到丈夫离自己已经相当遥远了。

北风仍在呼啸着。由希子感到一阵难忍的寂寞。那种孤独感唤起了她对故乡娘家的思念。

“我到福江岛去两三天。”由希子用郁闷的声音说。

向坊长一郎不动声色地沉默着。

二

由希子买到机票，比预想的要早。最近，乘坐飞机的乘客很多，据说在机场等退票已是常事了，她原以为要两三天后才能出发。

但是，由希子去买机票的时候，第二天的飞机还有空座位，是3月1日早上9点飞往长崎的全日空651次班机。她顺便还买了由长崎到福江的机票。她立刻觉得故乡离自己近了许多。从东京经过2小时20分钟的空中旅行，就能踏上故乡

的土地。旅行是件快乐的事，如果在故乡和亲人们欢聚的话，或许可以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吧。心中的创伤也一定能够悄然逝去。

那天晚上，由希子告诉丈夫已经买到机票，第二天就要出发。向坊长一郎脸上未显出丝毫不高兴的神情。好象北风之夜夫妇间的那场口角，他已经不再介意了。

那场口角后的第二天早上，向坊长一郎便恢复了常态。因为他本来就少言寡语，所以他虽未显得高兴，但态度和语言也未让人感到带刺儿。向坊表现得极为正常，一如既往。

神情黯然、沉默不语的是由希子这一方。她不得不意识到夫妇间产生了裂痕。正因为这样，她才要离开这里去故乡呆几天。

或许向坊长一郎当时就没有把夫妇间的那场口角放在心上。男人大概就是那样的吧。如果夫妇间总是争执不休，那么就会连上班的心思也没有，即使上了班，也不能专心工作。

何况，向坊长一郎身为刑警，每天十分繁忙，即使夫妇闹得不可开交，也没有顾及的余地。能够迅速调整私人感情，这种本领也许是经过训练的吧。

但是，女人却无法那样。她们要一直固执到自己说服自己为止。“因为这次是自己这一方理亏，内心受伤的也只是自己吧。”由希子就是这么想的。

“礼物怎么办？”

“在机场买吧。”

“那么，就多住几天吧。”

“只呆两三天。”

“我在外边吃饭，不用惦记了。”

“我已给你买了些食品。”

“请代我向家里人问好吧。”

由希子旅行前夫妇间的辞别，仅此寥寥数语而已。

由希子一个人准备着旅行用品。粉红色的旅行箱是今天刚买的。她往箱子里塞着零七八碎的东西，突然涌起一种和丈夫离了婚、回娘家的心情。

她整好行装后走进卧室时，向坊已经睡得很香。她看到背对着自己入睡的丈夫的身躯和两套被褥中间拉开的一段距离，感到一阵冷森森的。

丈夫因工作而劳累，由希子也是知道的。而且，她也没有与丈夫共欢的欲望。但是，在妻子外出旅行的前夜，丈夫却独自早早地沉睡，这使人们感到：他们俩作为夫妇，似乎缺少些重要的内容。

不论是夫妇哪一方外出旅行，在出发的前夕，俩人在默契中亲热一番，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何况丈夫是 30 多岁，妻子才 20 多岁。那样做或许是夫妇之间的自然的事吧。

“自己已经那么没有魅力了吗？”由希子心中叹息着。她对着镜子照了起来。镜中是一张仍然显得很年轻的女人的面孔。那双细长的眼睛，人们常说和一位以迷人的美貌而走红的女演员的眼睛十分相象。鼻子的形状也不错，被人夸奖长得很可爱，她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嘴唇很漂亮，过去一直被人们评论为略带一些煽情的韵味。眉清目秀，嘴角的诱惑力也并未失去。尽管现在是一副似乎疲倦了的愁容，但雪白的肌肤仍富有弹性。半长的发型，正好配得上她聪慧的面孔。虽然身材略高，但很均称。和姑娘时代的那种自鸣得意的体态相比，变化并不太大。